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第三十七回 五通神顯靈航大海 宋康王被困牛頭山

詩曰：廟食人間千百春，威靈赫奕四方聞。從他著論明無鬼，須信空中自有神。

卻說康王見兀朮將次趕上，真個插翅難逃，祇得束手就擒。正在驚慌之際，忽見一隻海船駛來，眾大臣叫道：「船上駕長，快來救駕！」那海船上人聽見，就轉篷駛近來，攏了岸，把鐵錨來拋住了。君臣們即下馬來，把馬棄了，忙忙的下船。那船上人看見番兵將近，即忙起錨使篙。纜撐離得海岸，兀朮剛剛趕到，大叫：「船家！快把船攏來，重重賞你！」那船上人憑他叫喊，那裡肯攏來，掛起風帆，一直駛去。兀朮道：「某家如今往何處去好？」軍師道：「量他們不過逃到湖南，去投岳飛，我們不如也往那一路追去！」兀朮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某家先行，你在後邊催糧草速來。」軍師領命，辭了兀朮自去。

那兀朮帶了人馬，沿著海塘一路追將上來。忽見三個漁人在那裡釣魚，兀朮問道：「三位百姓，某家問你，可曾見一隻船渡著七八個人過去麼？」三人道：「有的，有的。老老少少共有七八個，方纔過去得。」兀朮道：「就煩你們引我們的兵馬追去，若拿住了，重重的賞你。」那三個人暗想道：「待我們哄他沿邊而走，等潮汛來時，淹死這班奴才。」便道：「既如此，可隨著我們來。」就引了大兵，一路追去。不一時，但見雪白潮頭涌高數丈，波濤滾滾，猶如萬馬奔騰。有詩為證：

怒氣雄聲出海門，舟人云是子胥魂。天排雪浪晴雷吼，地擁銀山萬馬奔。

上應月輪分晦朔，下臨宇宙定朝昏。吳征越戰今何在？一曲漁歌過晚村。

原來這錢塘江中的潮汛非同小可，霎時間，巨浪滔天，猶如山崩地裂的一聲響，嚇得兀朮魂飛魄散，大叫一聲，連忙拍馬走到高處。那江潮擁來，將兀朮的前隊幾萬人馬，連那釣魚的三人，都被潮浪涌去，盡葬江魚之腹。聞得那三人卻是朱縣王自拚一死，扮作漁翁哄騙兀朮的，後來高宗南渡，封為松木場土地。朱、金、祝三位相公，至今古跡猶存。

那時兀朮大怒道：「倒中了這漁翁的奸計，傷了我許多人馬！」祇見軍師在後面趕來道：「嚇死臣也！雖然淹死了些人馬，幸得狼主無事。我們一直追至湖廣，必要捉了康王，方消此恨。」於是催遣大兵，一路追來。

再說高宗幸得海船救了危急，路金叫船家端正午飯。君臣尚未吃完，前面駛下一隻大船來，將船頭一撞，跳過幾個強人來，就要動手。眾大臣道：「休得驚了聖駕！」強人道：「甚麼聖駕？」太師道：「這是宋朝天子。」眾人道：「好嚇！俺家大王正要那個宋朝天子。」這幾個強盜搶進艙來，將高宗並眾臣一齊捉下船去，解至蛇山，上了岸，報進寨去。那大王問道：「拿的甚麼人？」嘍囉稟道：「是宋朝皇帝。」那大王聽說是宋朝皇帝，便大怒道：「綁去砍了！」李綱叫道：「且慢著！大海之中，怕我們飛了去不成？但是話也須要說個明白，和你有何仇恨，使我們死了，也做個明白之鬼。」大王道：「既要明白，叫頭目領他們到兩廊下去看了來受死。」那頭目得令，進引了李太師一行人來到兩廊下，但見滿壁俱是圖畫。李綱道：「這是甚麼故事？」頭目道：「這是梁山泊宋大王的出身。我家大王，就是北京有名的浪子燕青。祇因宋大王一生忠義，被奸臣害死，故有此大冤。」李綱又逐一去看，看到「蓼兒窪」，便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放聲大哭起來。哭一聲：「宋江。」罵一聲：「燕青。」哭一聲：「宋江，好一個忠義之士！」罵一聲：「燕青，你這背主忘恩的賊！不能將蔡京、童貫一般奸臣殺了報仇，反是偷生在此快活。」燕青聽見，心下想道：「這老賊罵得有理。叫頭目送他們到海中，由他們去罷！」頭目答應一聲，將他們君臣八人推下海船，各自上山去了。

高宗與眾臣面面相覷！這茫茫大水，無路可通，俱各大哭道：「這賊人將我們送在此處，豈不餓死！」正哭之間，忽見一隻大船，迎著風浪駛來。眾大臣齊叫：「救命！」祇見五個大漢把船攏上來，問道：「你們要往何處去？」眾人道：「要往湖廣去尋岳元帥的。」那五個大漢道：「我們送你去！可進艙坐定，桌上有點心，你們大家吃些。」君臣進艙，正在肚飢時候，就將點心來吃。高宗道：「天下也有這樣好人！寡人若有回朝之日，必封他大大的官職。」說未了，船家道：「已到湖廣了，上岸去罷！」眾人道：「哪有這樣快，休要哄我。」那五個人道：「你上去看，這不是界牌關麼？」李綱等保了高宗上岸觀看，果然是黃州界牌關。眾人大喜，正要作謝船家，回轉頭來，那裡有甚麼船？但見雲霧裡五位官人，冉冉而去。眾臣道：「真個聖天子百靈護助，不知那裡的尊神，來救了我君臣性命。」高宗道：「眾卿記著，待寡人回朝之日，就各處立廟，永享人間血食便了。」後來高宗遷往臨安建都，即封為五顯靈官，在於普濟橋敕建廟宇，至今香火不絕。這是後話不表。

且說那君臣八人，進了界牌關，行了半日，來到一座村莊中央一份人家門首。因他造得比別家高大，李綱抬頭一看，叫聲：「主公不好了！這是張邦昌的家裡，快些走罷！」沙丙、田思忠扶了高宗急往前行。卻被他門上人看見了，忙忙進去報知太師道：「門首有七八個人過去，聽見他說話，好似宋朝天子，往東首去了。特來稟知。」邦昌聽了，忙叫備馬，出了門一路追來，看見前面正是高宗君臣，高叫：「主公慢行，微臣特來保駕。」連忙趕上來，下馬跪著道：「主公龍駕，豈可冒險前行？倘有意外，那時怎麼處！且請聖駕枉駐臣家，待臣去召岳元帥前來保駕，方無失誤。」高宗對眾臣道：「且到張愛卿家，再作計議。」

邦昌就請高宗上了馬，自己同著眾臣隨後跟著回家。進到了大廳上，高宗坐定，便問：「卿家可知岳飛今在何處？」邦昌道：「現在駐兵澶州，待臣星夜前去召來。」高宗大喜。邦昌吩咐家人安排酒席款待。天晚時，送在書房一處安歇，私下叫家人前後把守，辭了高宗，祇說去召岳飛，卻飛星的到粘罕營中報知，叫他來捉拿康王去了。

卻說邦昌的原配蔣氏夫人，修行好善，念佛看經，所以家事俱是徐氏二夫人掌管。那晚有個丫鬟，將張邦昌在二夫人房內商量拘留天子、太師，去報金邦大太子來捉之事，細細說知。蔣夫人吃了一驚，暗想：「君臣大義，豈不滅絕天倫！」挨至二更時分，悄悄來到書房，輕輕叩門，叫聲：「快些起來救命！」君臣聽見，連忙開門，問是何人？夫人道：「妾乃罪臣之妻蔣氏。我夫奸計，款留聖駕在此，已去報粘罕來拿你們了！」高宗慌道：「望王嫂救救孤家，決當重報！」夫人道：「可隨罪婦前來！」君臣八人，祇得跟了蔣氏，來到後邊。蔣氏道：「前後門都有人看守，一帶俱是高牆難以出去，祇有此間花園牆稍低，外面俱是菜園，主公可從牆上爬出去罷！」君臣八人祇得攀枝依樹，爬出牆來，慌不擇路，一跌一跤上路逃走。蔣氏諒難卸過，在腰間解下鸞帶，在一棵大樹上吊死了。

再說張邦昌來到番營，報知粘罕。粘罕隨即領兵三千，連夜趕至張邦昌家裡，進到大廳坐定道：「快把南蠻皇帝拿來！」邦昌帶了一眾家人，走進書房，祇見書房門大開，不見了君臣八人。這一驚不小，慌忙尋覓，一直尋到後花園，但見牆頭壓倒，叫聲：「不好了！」回轉頭來，祇見蔣氏夫人懸掛在一棵樹上。邦昌咬著牙恨道：「原來這潑賤壞了我的事！」即撥佩刀，將蔣氏夫人之頭割下，出廳稟道：「臣妻將康王放走，特斬頭來請罪！」粘罕道：「既如此，他們還去不遠，你可在前引路去追趕。但你既然歸順我國，在此無益，不如隨著某家回本國去罷！」命小番將張邦昌家抄了，把房子燒毀了。邦昌心下好生懊悔，祇得由他抄了，將房子放起一把火來，連徐氏一並燒化在內，跟了粘罕前去。

再說高宗君臣八人走了半夜，剛剛上得大路，恰遇著王鐸帶領從人，騎馬來望張邦昌，要商議歸金之事。恰好遇著高宗君臣，王鐸大喜，慌忙下馬，假做失驚，跪奏道：「主公為何如此？」李綱將失了金陵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王鐸道：「既如此，臣家就在前面，且請陛下到臣家中用些酒飯，待臣送陛下到澶州去會岳飛便了！」高宗允奏，隨同眾臣跟了王鐸，一齊到王鐸家中。

進得裡頭，王鐸喝叫眾家將，將高宗君臣八人一齊綁了，拘禁在後園中。自己飛身上馬，一路來迎粘罕報信，不表。

先說王鐸的大兒子王孝如在書房內讀書，聽得書僮說父親將高宗君臣綁在後園，要獻與金邦，吃了一驚，暗道：「這豈是人臣所為？如何做得！」慌忙趕至後園，喝散家人，放了君臣，一同出了後園門，覓路逃走。行不多路，王孝如忽又想道：「我不能為國報仇，為不忠；不遵父命，放走皇上，為不孝。不忠不孝，何以立於人世！」大叫一聲：「陛下，罪臣之子不能遠送了！」說罷，望山洞中一跳，投水而死！君臣嘆息了一番，急急往前逃奔。

再說那王鐸，一路迎著張邦昌，引見了粘罕，報知：「康王已被臣綁縛在後園，專候狼主來拿。」粘罕大喜，遂同了王鐸來至家中坐定。王鐸家人稟說：「公子放了康王，一同逃去了！」王鐸驚得呆了，祇得稟奏道：「逆子放走康王，一同逃去了。」粘罕大怒，吩咐把都兒們，將王鐸家私抄了，房屋燒毀了。命王鐸與張邦昌兩個，同作向導，一路去趕康王。王鐸暗恨：「早知粘罕這般狠毒，何苦做此奸臣！」

卻說王孝如身邊有一家將，名喚王德壽，聽見小主放走康王，一同逃走，便追將上去，思想跟隨孝如。那王鐸在路望見了，便稟上狼主道：「前邊這個是我家人王德壽。他熟諳路途，叫他做向導去追拿康王，必然穩當。」粘罕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喚他來。」王鐸叫轉王德壽來，見了粘罕。粘罕叫他騎匹好馬，充作向導。德壽道：「小人不會騎馬的。」粘罕道：「就是步行罷。」王德壽想道：「公子拚命放走康王，我怎麼反引他去追趕？不如領他們爬山過嶺，耽擱工夫，好讓他們逃走。」定了主意，竟往高山上爬去。那粘罕在山下紮住營盤，命眾番兵跟了王德壽爬山。爬到半山之中，抬頭觀看，上面果有七八個人，在上面爬山。王德壽叫聲：「我死也！怎麼處！」就把身子一滾，跌下山來，跌成肉醬。

那些番兵看見上邊果然有人，就狠命爬上去。那君臣八人回頭望下觀看，見山下無數番兵爬上來，高宗道：「這次決難逃脫的了！」君臣正在危急之際，天上忽然陰雲佈合，降下一場大雨，傾盆如注。但見：

靈轟電掣玉池連，高岸層霄一漏泉。雲霧黑這山忽隱，霎時不見萬峰巔。

那君臣八人也顧不得大雨，拼命爬上山去。那些番兵穿的都是皮靴，經了水，又兼山上沙滑，爬了一步，倒退了兩步。立腳不牢的跌下來，跌死了無數。那雨越下個不住。粘罕道：「料他們逃不到那裡去。且張起牛皮帳來遮蓋，等雨住了再上去罷。」

再說那高宗君臣八人爬到了山頂平地，乃是一座靈官廟，又無廟祝，渾身濕透，且進殿躲過這大雨再處。做書的一枝筆，寫不得兩行字；一張口，說不出夾層話。且把高宗在靈官廟內之事，暫擱一邊。

且說那澶州岳元帥，一日正坐公堂議事，探子報道：「兀朮五路進兵，杜充獻了長江，金陵已失，君臣八人逃出在外，不知去向！」元帥一聞此言，急得魂魄俱無，大叫一聲：「聖上嚇！要臣等何用！」拔出腰間寶劍，就要自刎。張憲、施全二人，急忙上前，一個攔腰抱住，一個扳住臂膊，叫聲：「元帥差矣！聖上逃難在外，不去保駕，反尋短見，豈是丈夫所為？」岳爺道：「古語云君辱臣死。如今不知那聖上蒙塵何處，為臣子者何以生為！」旁邊走過諸葛英道：「元帥不必愁煩，末將同公孫郎善能扶乩請仙，可知君王逃在何處，我們就好去保駕了。」元帥拭淚，就命快排香案，祝拜通忱。諸葛、公孫二人在仙乩上，扶出幾個字來道：

落日映湘澶，崔巍行路難。速展乾坤手，覓跡在高山。

元帥道：「這明明說是聖上在湘、澶二處山上。但不知在那一個山上，叫我向何處去尋覓？」便請過澶州總兵來道：「有煩貴鎮，將湘、澶二州山名盡數寫來。」總兵就在下邊細細開明，送上元帥。元帥就將山名做成圖紙，放在盒內，重排香案，再熬清香，虔心禱告：「願求神明指示，天子逃在何處，即拈著何山。」祝畢，拈起一鬮，打開看時，卻是「牛頭山」三字。元帥就命：「牛皋兄弟，你可帶領五千人馬，同著總兵，速往牛頭山打探。我領大兵隨後即來。」牛皋得令，如飛而去。

將到牛頭山，恰正是君臣爬山遇雨的時候。牛皋軍士在山下，也撐起帳篷，等雨過了再行。軍士回報說：「前面有番兵紮營。」牛皋道：「既有番兵，君王必然在這山上了。請問總兵，從何處上山？」總兵道：「從荷葉嶺上去，卻是大路。」牛皋領兵，就從荷葉嶺上去，一馬當先跑上山來。

那靈官廟內君臣們走出偷看，見是牛皋，便大叫：「牛將軍！快來救駕！」牛皋跑到廟前下馬，進殿見了高宗，叩頭道：「元帥聞知萬歲之事幾乎自盡，幸得眾將救了，令牛皋先來保駕，果然在這裡！」就將身邊乾糧獻上與高宗充飢，然後吩咐三軍守住上山要路。那些番兵等雨住了，正要上山，忽見有宋兵把守，忙報知粘罕。粘罕就命人去催遣大兵，又著人望臨安一路，迎報兀朮領兵來。且把康王困住，不怕他插翅飛去。

且說牛皋就叫澶州總兵回去保守澶州，速請元帥來救駕。那總兵在路，正迎著元帥大兵，報說：「聖駕正在牛頭山，牛將軍請元帥速速上山保駕。」元帥聞得，飛奔上牛頭山來。牛皋迎接，同至靈官廟朝見了高宗，奏道：「微臣有失保駕，罪該萬死！」高宗大哭道：「奸臣誤國，卿有何罪？」又把一路上受苦之事細細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孤家因衣服濕透，此時身上發熱，如之奈何！」

眾臣正在商議，祇見張保過來稟說：「拿得一個奸細，聽候發落。」岳爺道：「帶他過來！」張保一把提將過來跪下。元帥看他是個少年道童，便問：「你是何人，敢來窺探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是山上五虛宮道童，聞得有兵馬在此，師父特著小人來打聽，望乞饒命！」岳爺道：「那玉虛宮可大麼？」道童道：「地方甚大，有三□六個房頭。」岳爺道：「你去說與住持知道，不必驚慌。有當今天子避難至此，因聖體不和，著你們收拾好房幾間，送聖上來將養。」道童得令，飛奔上去報信。

岳爺奏道：「臣探得有玉虛宮可以安住，請陛下上車。」遂將米糧車出空了，載了天子，眾大臣俱各揀一匹馬騎著。眾將一齊送高宗來至宮前，早有住持率領三□六宮道士跪著迎接。天子進了宮，□分喜悅。岳爺即將乾淨新衣與高宗換了。眾臣請安已畢，祇見走過一個老道士奏道：「有當年梁山泊上神醫安道全，在本山藥王殿內安頓靜養。今聞聖體違和，乞聖上召他來調治，可保聖躬無恙。」高宗大悅，即命老道士：「去請來調治朕躬，自當封職。」

又有李綱奏道：「乞於靈官殿左首，搭起一臺，效當年漢高祖筑臺拜將之事，拜封元帥並眾將官，好使他捨身為國。」高宗准奏，遂令路金監督搭臺。次日高宗出宮，眾將迎上臺，傳旨：「封岳飛為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兵部尚書都督大元帥。」岳飛謝恩畢。正要加封牛皋等一班眾將，不道高宗一時頭暈，傳旨：「候朕病痊，再行封賞。」眾將跪送回宮。

到了次日早上，眾將到靈官殿前，但見掛著一張榜文，上寫著：

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都督大元帥岳，為曉諭事：照得本帥恭承王命，統屬六軍，共爾眾將，必期掃金扶宋，盡力王事。所有條約，各宜知悉：聽點不到者斬。擅闖軍門者斬。聞鼓不進者斬。聞金不退者斬。私自開兵者斬。搶奪民財者斬。奸人妻女者斬。泄漏軍機者斬。臨陣反顧者斬。兵弁賭博者斬。妄言禍福者斬。不守法度者斬。笑語喧嘩者斬。酗酒入營者斬。

大宋建炎某年某月某日榜，張掛營門。

那牛皋聽見眾人在那裡一款一款念到後來兩條，便道：「胡說！大哥明明曉得我喜歡吃酒、是這樣高聲亂嚷的，卻將這兩件事寫在上邊！停一會，待我闖一個轅門與他看，看他怎樣斬我。」眾將齊至營前，祇見張保傳出令來：「元帥今日不昇帳了，諸將明日早上候令罷。」眾將得令，各自散去。牛皋道：「明早待我吃個大醉而來，看他怎樣？」

再說元帥命張保去請湯懷，直至後營相見。岳爺道：「請賢弟到來，非為別事。今日所掛斬條上，有兩件事犯著牛兄弟的毛病，故此愚兄今日不昇帳。發令之初，若不將他斬首，何以服眾？若准了法，又傷了弟兄之情。賢弟可如此如此，方得無事。」湯懷領令，來到牛皋帳中，見他正在吃酒。牛皋道：「湯二哥來得好，也來喝一杯。」湯懷就坐下，吃了幾杯，便道：「我有一事，與你相商。」牛皋道：「是甚麼事？」湯懷道：「你道大哥今日為何不昇帳？打聽得他要差個人到相州去催糧，因為山下有番兵阻住，無人敢去，為此愁悶不能升帳。我想我一人實不敢去，怎麼作個計較，幹得這件大功劳，特來與你商量。」牛皋道：「諒這些小番兵，怕他怎的？明日看我去。」湯懷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你且休要吃酒，悄悄的來，不要被別人搶去頭功。」牛皋道：「多謝你了。」湯懷別了牛皋回營。

到了次日，元帥昇帳，眾將參謁已畢，站立兩旁聽令。湯懷見牛皋低頭走進營來，暗暗歡喜。元帥道：「三軍未發，糧草先行；目今交兵之際，糧草要緊。但山下有金兵阻路，如何出得他的營盤？那一位大膽，敢領本帥之令前往相州催糧？」話聲未絕，牛皋上前道：「末將敢去！」元帥道：「你的本事，怎能出得番營去？」牛皋道：「元帥何得長他人志氣！諒這些毛賊，怕他怎

的！小將若出不得番營，願納下這顆首級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有令箭一枝，文書一封，限你四日四夜到相州，小心前去！」牛皋得令，將文書揣在懷中，把這令箭插在飛魚袋內，上馬提鎗，獨自一個跑下山來。正叫做：壯士一身已許國，此行那計吉和兇？雙鎗匹馬番營過，粘罕應教吃一驚。畢竟不知牛皋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